

## 亲情至上：晚清买办徐润的家庭生活

刘正刚

19世纪活跃在中国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多为广东香山籍的买办们。这些人同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其生活方式既受到西方的熏陶，又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sup>[1]</sup>徐润的亦中亦西，中西交融的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国买办群体中颇有代表性。徐润（1838—1911），名以璋，字润立，又名润，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北岭村人。1911年3月逝于上海愚园，享年73岁。学者对徐润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尚未见及，大多在研究19世纪买办、近代工商业、香山文化等论著中有涉及。<sup>[2]</sup>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是徐润充当买办、经营工矿业及商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活动，对徐润的家庭生活着墨较少。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sup>[3]</sup>中有大量的内容谈论其家庭生活，本文拟通过梳理徐润自叙年谱，窥探作为买办、实业家的徐润对家庭生活所倾注的关怀，这对今天的商人家庭不无借鉴意义。

[1] [美] 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23页。

[2] [美] 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美] 郝延平著：《中国近代的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汪敬虞：《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远明：《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和《风气伶仃洋——香山人物谱》两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岫：《从徐润的早期经济活动看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刘金源：《洋务运动的马前卒——徐润》，《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徐希曾：《亲人追忆——徐润的曾孙徐希曾先生访谈》，《史林》2007年第1期；张世红：《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

[3] 陶希圣主编：《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开埠后1842—1911之经济概况），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徐润编、徐廷鉴等续编，1917年铅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 一、对长辈的至孝之心

据徐润说，香山北岭徐家祖籍为河南陈留，宋元时期，因北方战乱，其先祖广达自河南而南雄、而番禺、而香山，经过三次迁徙，其后裔定居香山，“初寓雍陌长埔，后卜居于前山寨占籍焉。广达公次子观成公，自前山分居北岭”，徐润属北岭一族后裔。<sup>[1]</sup>

北岭徐润的祖先为：“高祖东星公讳煌，曾祖福轩公讳会兴，祖诚斋公讳士雄，父宝亭公讳佩珩，三代皆诰赠荣禄大夫。”这些诰封应是徐家发迹后，根据王朝制度捐纳所得。徐家女性祖先也得到了诰赠，“曾祖妣韦氏、鲍氏、詹氏、黄氏，祖妣容氏，妣杨氏，皆诰赠一品夫人。”<sup>[2]</sup>徐润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岭乡老屋。“时曾祖母、祖母在堂，先大夫年二十二岁，太夫人年二十一岁。”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徐润在家庭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徐润的父亲徐宝亭，讳金泽，又讳佩珩，号宝亭，秩忠公次子，<sup>[3]</sup>为香山北岭徐氏第16世，他“毁家”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获赏花翎，“发逆之变，公奋志从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sup>[4]</sup>后又诰赠荣禄大夫。宝亭兄弟四人皆有诰封，“伯父钰亭公讳昭珩，诰授通议大夫；叔父琚亭公讳葱珩，赠荣禄大夫；季父荣村公讳瑞珩，诰赠荣禄大夫。”<sup>[5]</sup>



徐润

[1]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页、第186页。

[2]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2页。

[3]北岭肇修堂印：《北岭徐氏宗谱》卷五，《世纪录》，第58页。转自张世红《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

[4]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88页。

[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页。

徐润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钰亭、琚亭、荣村均出外谋生，唯独宝亭留在祖母身边，尽忠尽孝。光绪七年（1881）二月，徐宝亭在澳门去世，三月初三日徐润录下了《宝亭公遗训》，从中可以看出徐润之孝敬长辈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余今年六十有五矣，此病殆不起。吾死亦何憾，所憾吾生平无以为子孙法者耳。吾少时不能多读书，去而习武，数年亦未尽其技。若负耒鋤而耕，服牛马而贾，更非吾所愿。徒以事事得太夫人欢心，太夫人所钟爱，谓吾能顺亲故。诸兄弟出游于外，而吾独留，常在太夫人左右。善为叶子戏，往往日夕赌不辍，又堕阿芙蓉障中，至盛时尝十日而尽一觔，可不谓多乎？凡此种种岂可为子孙法者？惟吾性耿直而坦白磊落使气，能任人所不能任，里党有纠纷不解事，吾尝正言断之，虽罄吾财不悔。

徐润记述父亲遗训，显示出父亲性格耿直、坦白磊落、乐善好施，深得乡里好评。

遗训中特别强调了父亲对太夫人的孝顺。时钰亭、荣村均在上海宝顺洋行做买办，荣村尤善经营丝业，“英伦启百年大会，以七里湖丝入陈，推第一。英君主手绘翼飞洋人，宠异之以为标帜”。<sup>[1]</sup>他们长年在外经商，唯宝亭独留在家，侍奉太夫人左右，深得太夫人钟爱。宝亭逝世后，广东大埔县籍进士、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所写宝亭像赞云：

贤母有子凡四人兮，公之事亲尤盹盹兮，体亲欢心游天真兮，亲不忍离俾家食兮，公不忍离依爱日兮，如老莱子至头白兮，帝天鉴公通至诚兮，宗族敬公奉大名兮，乡党式公亦同声兮，公虽多财不自惜兮，仁浆义粟急人急兮，感公恩者环且泣兮。<sup>[2]</sup>

徐润从八岁至十四岁在家乡读书，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

[1] 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86页。

[2] 徐润：《何钦使题先大夫像赞》（光绪八年壬午初秋），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58页。

响。其父宝亭孝事父母对徐润影响很大。咸丰二年（1852），徐润15岁，因四叔荣村回乡探亲，二月跟随荣村赴上海，荣村将他送至姑苏西园杨子芳家继续求学，“至五月节，因口音隔阂，不惟书不能读，话亦不明，于是仍回上海。先伯钰亭公谓，既不读书，当就商业，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师事曾寄圃。”开始买办生涯。他在宝顺洋行期间，勤奋好学，办事认真，得到主人信任，“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深相契重”。薪水从最初的月薪10元在两年后即被提升到28元。在此期间，徐润还兼营茶叶、生丝等生意。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立门户经商。

徐润母亲为香山杨貽贞的三女儿，其舅家也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徐润对母亲的尽孝，所以深得其舅舅的赏识。据徐润说，他经营商业时的资金多从舅舅家借贷，当他因破产而无法偿还借款时，母舅念其尽心侍奉母亲的行为，不仅不催促他还款，甚至免其利息。光绪十六年（1890）徐润已年过半百，他对母舅借款之事记述说：

二月初一日由申汇香港交张式轩表兄口兑洋二万一千元，伸银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两付还秋田母舅，一万五千两借款收回镇江道契，此款拖累几年，实无以对母舅。忆曩年回乡与母舅会于港澳轮船，舅问：上海造纸局生意如何？余答云：闻货色颇好，惜乎出货不多，缴费又重，恐无甚益处。舅云：我与友人入股开纸局于香港，你以为如何？余答称：香港地贵工昂，货料远来，殊非所计所宜者，惟无关税厘金耳。舅云：我亦知之，但木已成舟，无可如何。又云：你欠我之银宜早清还。张式轩（此乃第一次索欠）又云：你到底有饭吃否？余答称：除还债外剩地千余亩可望借此转机。又云：那年因你之事累我三天不能合眼，各人论你脾气太大，非服毒即投河，今得如此即算罢了。余复云：母舅之款本可早清还，适乙酉为南京书肆火灾亏蚀数万，次年又为茶栈之累，共亏四五万。职是之故未能即还，所谓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也。后见张式轩表兄云：你欠母舅之款乃借我之名而已，母舅常常论及谓：雨之之败乃系天数，计数十年来均系买地造房收租、开设钱庄当铺以及股份，均是事业尚称稳固。唯犯于过大过贪以致失败，此亦后人无福是以至此。唯其待母之心，在外甥中推为最好，我故喜之。该款实不忍迫

他，由你与我转圜收回原本，不必论息也。<sup>[1]</sup>

徐润舅舅所说的徐润对父母的孝顺，透过以下事例可见一斑。光绪六年（1880）徐润父亲六十寿诞，他于家乡及上海两处分别为父亲举行花甲寿诞之庆，场面甚为热闹，“先大夫六十一岁，先太夫人六十岁，粤沪两处皆设寿堂祝寿。”<sup>[2]</sup>徐润长期居住上海，其父母不时到上海小居，父亲逝世（1881）的前一年即光绪六年（1880），“先大夫复来申”享受天伦之乐。<sup>[3]</sup>

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三日，徐润父亲在澳门家中因“落楼伤腰，病仅三天”就故去。徐润在上海接到电报后，悲恸欲绝，“匍匐回澳”。终究路途遥远，待徐润返乡后，“已不能亲视含殓，终天抱恨”。让徐润稍感庆幸的是，在澳门亲眷的帮助下，父亲的“饰终典礼一切如仪”，灵柩为楠木所制，卜葬于顺水鲤鱼地。<sup>[4]</sup>其父逝世后，他将父亲的遗训书于父亲遗像上方，将父亲孝事父母、慷慨施予、为人排忧解难、不避嫌不避秽之事公示于后代，遗教后世。“将先大夫临终手书遗训谆命，随处录之以示子孙，所以存吾真也，不宜讳而不录，润敬受教。故于遗像上方书之，并附录于传后以承先志。润识。”<sup>[5]</sup>

徐润自15岁离乡赴上海发展后，多数时间不在家乡。年迈的母亲住在澳门家中。光绪十四年（1888），徐润刚从台湾考察完回到上海，某日突然接到家乡来电，告知母亲杨太夫人病重。徐润闻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星夜返澳，延请中西医”为母诊视。他在日记中写到：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妣杨太夫人寿终澳门寓所。余刚自台湾返沪即接澳电，知慈母病笃，星夜返澳，延请中西医诊视。时中医各持一说。余自揣在沪日久，沪上中医究多相信可靠之人，因将病源详悉电达沪上诸名医，并将粤省医生所开药味分两每日电商沪医。数千里医药日以电

[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5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48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51页。

[4]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52页。

[5]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58页。

报商榷，诂药石无灵，惨于二十三日弃养矣。<sup>[1]</sup>

中西医在治疗徐润母亲中到底争执何在？已不得知之。但徐润救母心切而显现的孝心则暴露无遗，他最终选择相信中医，将母亲“病源”通过电报详细传到上海各名医手上，请他们会诊，同时，每天都将广东医生所开的药方，用电报通知上海医生，请上海医生把关。尽管最终没有挽回母亲的生命，但徐润的孝子救母形象已经跃然纸上。10年后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胡祥荣在为徐润六十大寿撰写征文中述及此事，仍感叹不已：“逾年卸局务，杜门息影，孝事母夫人以奉菽水，不预外事。越五年，母夫人病不起，躬侍汤药，饰终尽礼。”<sup>[2]</sup>

徐润知恩必报，当年在上海是伯父钰亭引荐其进入宝顺洋行。钰亭在上海病故时，徐润刚好在广东，不能为恩人送别深感歉意，“余适回粤，不及面诀，至今歉然”。<sup>[3]</sup>时钰亭小儿子玉生年仅8岁，徐润将其抚养成人并为其延请老师授课，“依兄雨之观察以居，观察为延师课读”。光绪九年（1883）十二月，玉生夫妇奉命回家为母八旬大庆祝嘏，途中船翻不幸遇难，仅遗一幼女。徐润决定为玉生立后，时钱塘人王哲夫受徐润之托为玉生立传云：“君生母黄恭人与君三庶母、四庶母均居沪，君曲意承志，能得诸母欢。而嫡母何淑人独在粤尤时时注念，卒以是夫妇蹈不测，仅遗一女犹在襁褓，而观察谋为君立后，议未定。促余为君立传”<sup>[4]</sup>。

徐润对亲族之情至老未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届六十的徐润于二月初八日，“由沪乘富顺轮回港，与唐瑞芝兄同船，详谈甚快，十二日抵港寓六角酒店”。十七日返里，过翠微村，韦文甫留宿，“韦伦书老友来见拟助年费，绕白石乡谒大姑妈送茶敬百金，十九日返港，二十四日坐英公司轮船返沪。”仍在百忙中抽空拜访了大姑妈。<sup>[5]</sup>他对长辈的孝还表现在经手营坟墓穴：琚亭公葬于石莲花，先祖葬于造贝，钰亭公葬于北山，葬宝祖于

[1]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84页。

[2]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89页。

[3]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30页。

[4]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80页。

[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72页。

顺水鲤鱼地，葬何氏伯母于鲤鱼仔路边，葬杨氏太夫人、吴氏庶太婆、吕氏三叔母于石莲花后山。<sup>[1]</sup>

## 二、对妻室的深切之爱

徐润有妻室二人，元配吴氏，翠微绚亭公长女，诰封夫人；副室松江陈氏。<sup>[2]</sup>徐润对这两位妻子都给予了深深的爱意，体现了一个丈夫对家庭的眷念。

咸丰八年（1858）冬季，21岁的徐润奉父母之命，从上海回家乡，与吴氏完婚。徐润在宝顺洋行当买办已有六年，在财富和人脉上都有起色，这次婚礼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热烈响应。尤其在上海显得更为热闹，“其时申市生意发达，交往甚多，又借伯叔余荫，行中招牌，自己职守，以致人情如此之多，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又承行东韦伯氏云：现在君已有家，月给薪洋五十元，俾无内顾之忧。”<sup>[3]</sup>同治二年（1863）26岁，“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报捐花翎。”

据我们推测，徐润21岁成家后，估计吴氏仍留在家乡，所以一直没有生育。后来夫妻聚集于上海，徐润连年得子。同治三年（1864）六月初八日，27岁的徐润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即长女佳出生；同治五年（1866）七月初十日，二女妙出生；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十一日，长男月诗出生；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初八日，三女荣兰出生；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八日，次子元出生；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初七日，三子叔平出生；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十日，四男建侯出生。<sup>[4]</sup>徐润和原配吴氏一共生育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光绪五年（1879），徐润42岁，娶继室陈夫人。婚后，两人生育有二女一子：光绪六年（1880）四女琳出生；光绪八年（1882）五儿超侯出生；光

[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2—92页。

[2] 北岭肇修堂印：《北岭徐氏宗谱》卷六，《世纪录》，第4页。转自张世红《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页。

[4]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5—27页、第30页、第40页、第48页、第51页、第60页、第71页、

光绪十年（1884）五女琛出生。关于继室陈夫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位西方女记者在游访徐润上海住宅时，曾给予这样的评价：“执礼极恭，观其举动，温文尔雅，真胜似西人之识礼者。”陈夫人在招待这位西方女记者用餐时，“太太亦甚殷勤，屡问余，此等品味适口与否？”<sup>[1]</sup>据此推测，徐润这位太太是一位高贵文雅、知书达理的贵妇形象。

从徐润夫妻生育子女的间隔年数来看，夫妻间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徐润和陈氏结婚后，估计原配吴氏已经回到家乡生活。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初八日，吴夫人在澳门病故，时年只有51岁。此时徐润正在潭州银矿考察，他急忙赶回澳门，但还是没有见到爱妻最后一面，“余在潭州银矿，赶回未得见面。时子女均幼，时运又不顺，伤心曷极。十月底全眷返申。当吴夫人病故时，尚未得孙。时徐润刚刚处于从投资房地产破产及因填补招商局中巨额公款的困顿期，即“时子女均幼，时运又不顺，伤心曷极”。但在他的主持下，将吴夫人葬于家乡石莲花山，乡间亲族均议论此地不妙，且有白蚂蚁，宜速迁移，但徐润并没有受到时人非议的影响。当年冬季，他令大儿子月诗回家于坟四边开穴四五个，深约二三尺藏松材几块，待次年清明日开试再做决定。后验证松柴黯然而无恙，闲言即止。从此不复再议。”<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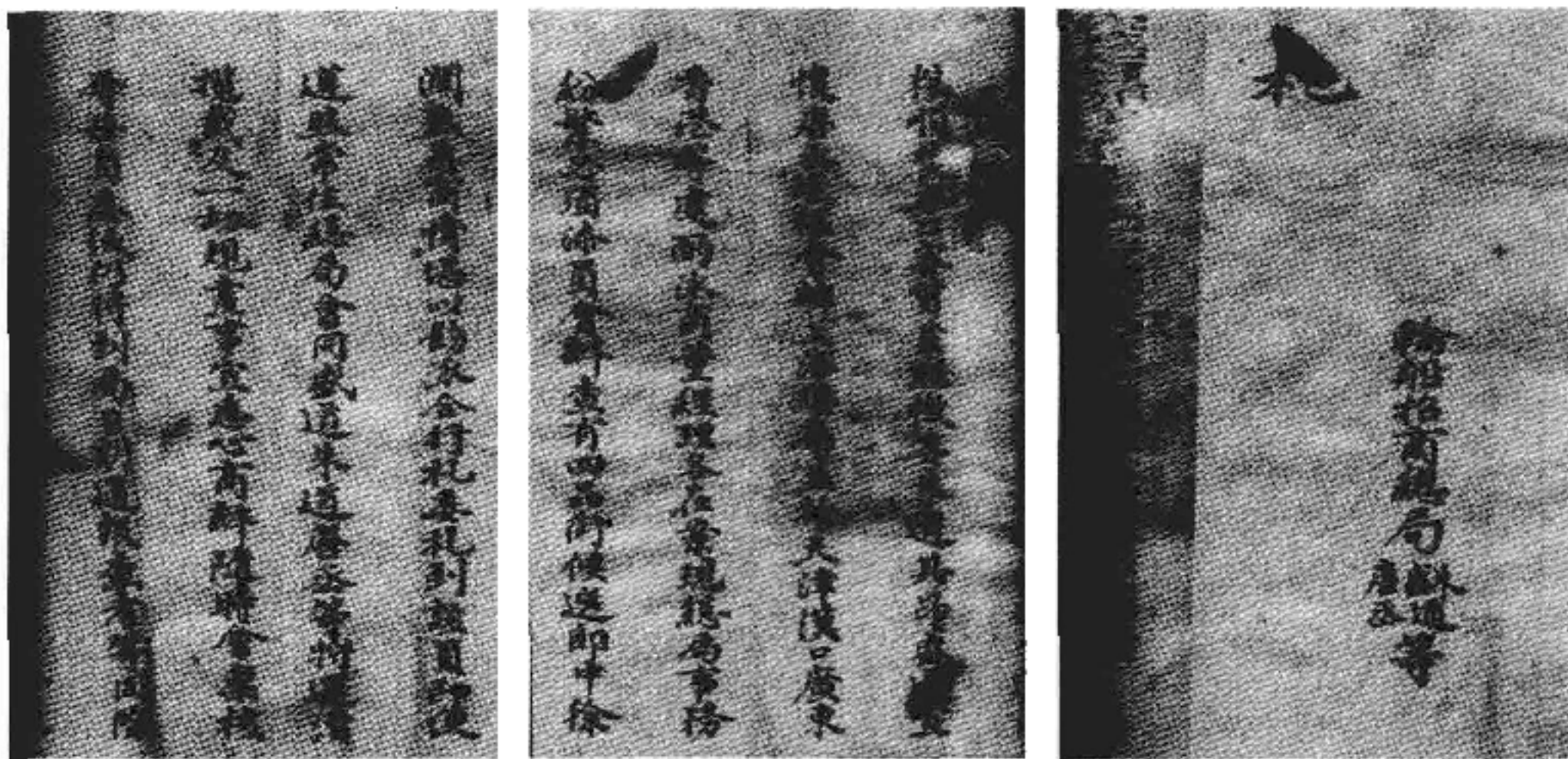
徐润在自叙年谱中对原配吴氏着墨不多，但从后来她在困顿中动用吴夫人遗产来看，夫妻间感情应该较好。光绪十六年徐润拟在天津购买地产重振事业，但经济颇为拮据，“因将自己衣服、佩带、古董玩器、字画、书籍变价约得价一万五六千金，又拟将先母杨太夫人遗饰，及亡室吴夫人所遗金珠各物，约略计之亦值六七万，即于十六七年陆续变价。”十七年又“以吴夫人首饰变价造余庆里房屋”。<sup>[3]</sup>吴夫人的首饰遗产，大部分应是徐润献给爱妻的礼物。

徐润对待继室陈夫人甚为关怀，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初六日，正在外地考察建平金矿的徐润，突然接到九儿延侯电述母亲病重的消息，请示父

[1] 《录过客女史笔记——东方人起居 中国名宦人住家》（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十二日），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2—233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2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5—97页。



李鸿章札委徐润为招商局会办

亲该如何办理？徐润于初八日即稟辞请假十五天，昼夜兼程赶赴上海延医照料陈夫人。

二月初六日接九儿电谓陈母病笃，请示后事如何办法并速回沪，即拟出津返申，其时已为陈继室请二品封典。恐九儿未知，即先电告。初八日，上院稟辞请假十五天，照准。三点上车五点至塘沽，上重庆船，八点过坝，初九日十二点至烟台，四点半开，十一日上午到申，抵申十七天小舫子梅茂枝冠之辉廷瑞之子明紫全、介臣、杰臣、文圃云、樵雨田、翹卿炳堂、礼堂诸君日日酒叙。假满附新济返津。<sup>[1]</sup>

三月初三日晨，上院问住几日，妻何病，用何医，均照例答。随呈南边土物逐一赏收。

正是在徐润的关爱下，陈夫人挺过了生命的生死关头。后来又在人世间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十三日在上海病逝，徐润亲自为爱妻料理后事，将陈氏葬于上海北心泾。<sup>[2]</sup>徐润在年谱中对陈夫人有如下的评价：

陈夫人治家严肃，待人宽厚，自奉俭约，乐善不倦。接三党以诚，抚子女以恩。邻里亲戚族莫不交相称颂，临终遗嘱尽出其余蓄，以一万

[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47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3页。

捐助仁济医院，并分助家祠乡族暨男儿媳妇，再及各女亲族老友，由亲及疏秩序不紊，凡臧获婢妾咸受遗泽，可谓能识大体，一视同仁者。<sup>[1]</sup>

徐润遵照爱妻陈氏的遗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仁济医院勒《仁济医院碑志》，记述了陈夫人的善行：

古粤徐雨之观察陈夫人，即今肄业英国恶斯佛大书院超侯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居沪上五十余年，与医院比邻，住居英租界山东路二百六十五号，素知医院中施医诸善举，蒙施大惠慨捐洋万元助建女医院经费。慈云虽逝，德荫常新。爰于落成之日敬勒贞泚，永昭盛德。耶稣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经理医院事立。<sup>[2]</sup>

陈夫人逝世时，徐润已是68岁的老人，出于照料生活的缘由，徐润将侍奉陈氏20多年的侍女吴颐君纳为小妾。“吴颐君归余，吴今年二十七岁，十月初一日卯时生。按吴君六岁至余家，心灵敏，服侍不懈，且能先意承志及长如一日，尤能得陈夫人欢心，临终时特分给银二千两。陈夫人故后，余年老侍奉需人，因约为小星，今加给银若干，俾颐君得以自养。”<sup>[3]</sup>

徐润对两任妻室的爱还表现在他为她们的请封荣誉，光绪十九年（1893）初，徐润“已为陈继室请二品封典，恐九儿未知，即先电告。”另据胡祥荣描述：“配吴夫人以先生晋赈功给予从一品封典，继室氏陈覃恩封一品夫人。”<sup>[4]</sup>与徐润同乡的大买办郑观应一生拥有六位妻妾，估计时常为妻妾之间矛盾所牵累，1914年郑观应在书中要求子孙学习西方一夫一妇制，感叹“妾多不独卫生有碍，使费亦增，且恐嫡庶间发生种种困难，殊非家庭之福也。”<sup>[5]</sup>郑观应在《训长男润林书》中也说：“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sup>[6]</sup>郑观应周旋于妻妾之中，要求她们坚守妇德，其给

[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0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8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1页。

[4] 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89页。

[5] 郑观应：《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97页。

[6] 郑观应：《训长男润林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2页。

继室叶夫人《致内子叶夫人书并录妇女时报治家格言》即是例证。<sup>[1]</sup>从这一点来看，徐润似乎比郑观应要明智许多。

徐润对兄弟姐妹也倾注了关爱。根据他在自叙年谱中记载，他有三个妹妹：大妹莲大姑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咸丰九年（1859）十八岁时，出嫁给翠微乡的郭功鉴为妻；二妹合姑出生于咸丰八年（1858），嫁于蔡坑杨凰岐；留三妹生于同治四年（1865），光绪八年（1882）十八岁时嫁于本村蔡述堂绍基。<sup>[2]</sup>徐润只有一个弟弟，名以和，后出庶给德槌公为子。<sup>[3]</sup>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徐润赴天津在三妹婿蔡述堂衙署停留两月之久，与广东籍在津的大员一同畅游山十三陵、潭柘寺、玉泉山、汤山，出居庸关，直至八达岭。时年七月初七日逢三妹婿蔡述堂五十寿辰，徐润在年谱中记载说：“适在国服期内未便举行，故亦不甚热闹。查述堂于同治十一年选充留美官学生时，甫十四岁，光绪七年回华，由县丞随同项城宫保办理朝鲜通商洋务委员，期满保举知县。复蒙李傅相、仁和相国、项城宫保一意栽培，历办天津洋务局差，保升直隶州加捐知府，升道员记名海关道，充洋务局会办，天津新钞两关总办代理，津海关道补授奉天奉锦关道兼按察使衔，赏加头品顶戴。现任天津海关道办理洋务二十余年，始终如一不离北洋，为宦途中所仅见，士论荣之。”<sup>[4]</sup>

### 三、对晚辈的期望之情

徐润一生儿女成行，妻室二人先后生五子五女。徐润六十岁时，已经有孙辈五人，长沪生，次开生、柏生、金生、酉生。<sup>[5]</sup>在他古稀之年已有十二个孙子。<sup>[6]</sup>

[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卷十五《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9、10、26、61页。

[3] 北岭肇修堂印：《北岭徐氏宗谱》卷六，《世纪录》，第4页。转自张世红《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

[4]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69—270页。

[5] 徐润：《胡君祥荣为润六十生日征诗文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189页。

[6]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92页。

徐润对子孙的挚爱，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徐润出生在中西文化交汇最前沿的香山，15岁时就赴上海，耳濡目染的多为西方文化，后来从事买办活动，更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润。从他在上海的住宅装饰来看，也具有明显的西化味道。1905年一位西方女记者在上海考察徐润住宅，她描述说：徐润住宅与仁济医院比邻，英租界山东路二百六十五号，“旋至山东路，见一窄门，外局不扬，不料其中有一华厦在焉。问其主人，则徐雨之观察也。……入其室，一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幻之中。见其画幅，有橙树一株，结果甚多，以及各式古盆，各种器皿，均皆安雅可爱。……最可喜者，各物均认真洁净。大房间俱雕刻华丽，窗饰内绝无半点尘埃，地板与台光亮如玻璃，其所用佣人十八名，料必终日不暇也。尤可惊人者，其装饰不及于俗，各物均朴实坚固，家具与门扇，俱镶大理石，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始恍然于往日之拟议者为不伦矣。余经往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屋内有院子两所，第二所甚似夏天花园。”<sup>[1]</sup>

正是在这种带有西式的生活方式，徐润对西方文化较为钟情，他极力支持子女学习西方知识，不惜花费巨资将子孙送至英美等国读书，让他们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和商务。徐润对子孙辈的教育问题，1905年到过徐润上海寓所的西方女记者说：

既而至其内室，才登楼即有观察女公子及其媳妇来迎，见其娴静尊贵，以西礼问好，遂引至一宽大房间与其太太相见……徐太太不解英语，女公子与媳妇均能娓娓应对，是以彼此容易叙谈且绝无半点可厌之洋泾浜英语，想此二位淑媛向处深闺，不与外人接谈而能究心于头绪纷繁之英语、地理志、史记、打琴、写书、绘图等事，岂不异乎。画有水仙花一枝，光纹精致，于画学大有心得。除礼拜日、礼拜六之外，每日有一英文女师来教各门功课，并非勉强为之者。据云渠等偶尔失学即甚怅怅，故于功课余暇，又习针绣，可谓能惜寸光阴者矣。其五公子现在岳士佛学习政治法律科，虽身在外国，并不忘其家人，每礼拜必有一信

[1] 《录过客女史笔记——东方人起居 中国名宦人住家》（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十二日），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1—233页。